

怪門

神打之累
(廿九)

虞初志

黎明

雲英作纏以餉平凡飯後

擗擋一切手挽簾籃附輪去

雲英送至海濱追輪開始回平凡之

偕雲英逃

五奚從知之第其歸寧

或爲姊妹花所慰留或歇宿一夜

翌晨不返入夜伊人倩影踪

跡渺然謝氏以其媳未回而亦親

自執爨猶斤斤署其母不應留伊於

其家須知女妻於人姑夫之侍唯

謹愛其女不必如是也孰知日復

一日音訊渺然五以床頭人不見

數日如三秋兮乃商於謝氏促其

速返俟謝氏因雲英之不回家也

株守寒廬未暇抹牌因亦乘怨怒

之餘逕赴錢家以尋之雲英父母

皆鋒目以對俄而錢氏語三婦言曰

雲英未返也汝之來徒勞跋涉耳

謝氏曰然耶勿誰語雲英前

勤窺我行囊甚富早已垂涎三尺

乘此機會下手託故先行此時

舟子刻不及待鼓浪開松據云此內

儲鈔洋八十四元小洋拾五角而

如之何祇得狼狽登舟據云此內

彼所費酒資僅一元六角有奇余

笑應之曰彼與君素不相識而一

見如故目的固別有專注旁觀者

早知其有大欲存焉君自大意而未

覺察苟稍留神彼亦無從下手

君與彼壹場沽飲竟可算小吃大會

鈔而彼以壹元有零之破費換得

摺疊之鈔幣所謂金田螺釣玉蟹也

王唯唯。

叢談錄

曾仲偉撰

棍徒大肆飲啖已而飲畢佯作醉態手持瑪瑙烟管倚炕牀作醉

喚轎夫停輿入享午晏店朝膳棍

徒衣服麗都口銜淡巴菰登樓市

飲店夥以爲豪客也招呼備至

棍徒大肆飲啖已而飲畢佯作醉

態手持瑪瑙烟管倚炕牀作醉

喚轎夫停輿入享午晏店朝膳棍

徒衣服麗都口銜淡巴菰登樓市

飲店夥以爲豪客也招呼備至

棍徒大肆飲啖已而飲畢佯作醉